

大师笔下 · 大视野 · 大智大悟

读者文摘

谢玲 ©主编

典 | 藏 | 版

问世间情为何物

爱情总是让人情不自禁
自由恋爱是人们永恒的追求

精选民国大师经典名作，包罗社会人文万象

一个世纪的历史沉淀，一百年的文化传承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大师笔下 · 大视野 · 大智大悟

读者文摘

典 | 藏 | 版

问世间情为何物

谢玲 ◎ 主编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者文摘: 典藏版. 问世间情为何物/谢玲主编. —北京: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6. 9

ISBN 978-7-5639-4795-9

I. ①读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文摘—世界 IV.

①Z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61125 号

读者文摘典藏版·问世间情为何物

主 编: 谢 玲

责任编辑: 王 喆

封面设计: 壹诺设计

出版发行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: 100124)

010-67391722 (传真) bgdcbs@sina.com

出 版 人: 郝 勇

经销单位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河北鸿祥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14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639-4795-9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)

前言
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，不是厄运，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：感动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感动你，吸引过你的一切不能再吸引你，甚至激怒过你的一切不能再激怒你。这时，你就需要寻找另一片风景。

畅销全球的《读者文摘》杂志的创始人华莱士曾说过：“只有人性的东西才能征服人心，即使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人们还是会敬畏些什么，那就是看似简单朴素的真、善、美。是真、善、美在拯救和平衡人的内心。”

生命，需要鼓舞与希望；心灵，需要温暖与滋润。幸福并非来自物质的充盈，它是一种用奉献牺牲所获取的愉悦和满足感。

“读者文摘”系列丛书，以严苛的标准，挑选精致而丰富的内容，以最全面的视角，为你呈现大千世界的精彩绝伦！

“读者文摘”系列丛书，用高屋建瓴的思维，揽括了人世间的千姿百态，让读者一边感悟他人的智慧，一边掌控自己的人生！

在现今这个社会，年轻人喜欢追星，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是流行歌手或演员明星。偶像发行新专辑，开播新的电视剧，参加新的综艺节目，或有花边新闻等，总能吸引无数人的眼光，制造很大的社会影响。

时光倒流八九十年，在民国时期，那时青年们的心中，也有偶像，但那些偶像，多是文化名人。像胡适，像鲁迅，像徐志摩，像郁达

夫……他们光芒四射，有无数的崇拜者。他们文思才情俱佳，很多人都等着从报纸杂志上看他们新的文章，就像沐浴春风，以此获取人生有益的营养。

时代不同，人的追求肯定不同。但是，人是有根的，有历史的根，有文化的根，有血脉的根，有乡土的根……忘记过去等于背叛，找不到根人就会走向虚无。

其实，当你用心细细去寻觅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原来，那片天空曾经也那么精彩，有那么多繁星闪烁；那是一个盛产大师的时代，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世界，让人叹为观止；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，人们为了追求心中梦想甚至愿意舍弃生命！

“读者文摘典藏版”系列，把目光锁定民国时期，力图从浩瀚的资料海洋里，披沙沥金，为读者精选最有价值的文章。

这些文章，多出自民国大师之手，由他们精心打造，不可多得！

这些文章，讲人生，讲政治，讲战争，讲和平，讲现实，讲理想，讲风土，讲人情，讲父母之爱，讲故乡之情，讲才子佳人，讲风月故事……主题涵盖多样，内容丰富多彩！

这些文章，既有历史的沉淀，又有现实的借鉴意义！

本书精选的民国作家文章，内容以爱情为主，描述当时男女之间种种的情感经历，表达了他们对恋爱自由、婚姻自由的追求和向往。

阅读这些文章，将会使你活得激情满怀，爱得深沉博大；会使你更加自信地去追逐内心的憧憬与梦想。当感到痛苦、惶惑和失落时，它将给你以慰藉；在遭到打击、挫折时，它将给你以力量和智慧。

毫无疑问，本书会成为你的终生益友！

目录

第一辑 相遇是一种缘分

人与人的相遇，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，一切好像自有天意。缘深缘浅都要珍惜，相遇过就是无限的温暖。让曾经的美好永远铭记在心，偶尔回忆往事，那也是生命中的珍藏。

初恋	周作人 / 3
第一个恋人	章衣萍 / 5
伴侣	鲁彦 / 14
择偶记	朱自清 / 26
初恋的自白	胡也频 / 28
轻烟	雷研 / 34
玲子	穆时英 / 45
玄武湖之秋	倪貽德 / 50

第二辑 世间只有情难诉

上帝创造了男女，就让他们为爱纠缠。自古以来，一个“情”字，惹多少才子佳人、善男信女，为之痴狂，为之醉。

爱眉小札·日记·····	徐志摩 / 65
从你走后·····	章衣萍 / 96
隔绝·····	冯沅君 / 101
她走了·····	梁遇春 / 110
玛丽·····	敬隐渔 / 112
自挽·····	曼女士 / 122
不要组织家庭·····	章衣萍 / 128
墓畔哀歌·····	石评梅 / 130
缄情寄向黄泉·····	石评梅 / 134

第三辑 春风沉醉，情归何处

人都是寂寞的，都想找个可以倾诉的伴。但知心知己的人不好找，即使有，相处也未必容易。因为人还是社会的动物，做什么事没法全由着性子的。

窘·····	林徽因 / 143
花影·····	倪贻德 / 158
落叶·····	秦瘦鸥 / 171
命命鸟·····	许地山 / 176
想入非非·····	朱湘 / 191

不速之客	郑振铎 / 195
何处是归程	庐隐 / 199
爱河障石	张枕绿 / 205
苍茫的烦恼	敬隐渔 / 213
悲哀的安哥儿	绍宗 / 219
回归线上	张资平 / 225
双曲线与渐近线	张资平 / 236
春风沉醉的晚上	郁达夫 / 246

第一辑 相遇是一种缘分

人与人的相遇，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，一切好像自有天意。缘深缘浅都要珍惜，相遇过就是无限的温暖。让曾经的美好永远铭记在心，偶尔回忆往事，那也是生命中的珍藏。

初恋

周作人

那时我十四岁，她大约是十三岁罢。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，间壁住着一家姚姓，她便是那家的女儿。她本姓杨，住在清波门头，大约因为行三，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。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，便认她做干女儿，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，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，彼此都不交口，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，仍旧推进门来游嬉。她大抵先到楼上去，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，随后走下楼来，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，抱着名叫“三花”的一只大猫，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。

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，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，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近视，但是还有一层缘故，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，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，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。在此刻回想起来，仿佛是一个尖面庞，乌眼睛，瘦小身材，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，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，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，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，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，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。

我在那时候当然是“丑小鸭”，自己也是知道的，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。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，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，用了

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，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。并不问她是否爱我，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，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，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，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，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。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，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，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。有一天晚上，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，末了说道：

“阿三那小东西，也不是好货，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。”

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，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：

“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，我必定去救她出来。”

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去了。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，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。一个月以后，阮升告假回去，顺便到我家里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，说道：

“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。”

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，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，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，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。

阅读札记

虽然没和三姑娘谈过一句话，也不曾仔细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，却感到亲近，有着异性的恋慕，这就是作者心中的初恋。但对方命运多舛，对于作者来说也只能是一声叹息了。

第一个恋人

章衣萍

那一年，我大约是十六岁罢，因为父亲在古城开药店，我便随着父亲，住在店里。每天到古城后街的一个高小学校里去读书。

高小学校的功课并不多，每天下午二时便没有功课了。课后，我回到店中，照例是看看《三国演义》，或者随着店中的伙计们，街前街后的去跑跑。店中一共有十六个伙计，其中有一个和我脾气相合，情感最密的，叫作华桂。华桂是一个身材矮小，举动敏捷的小伙计，那时年纪也不过十七八岁罢。面白而红，梳着一根很粗的“流水辮”，整日的盘在头上。

我那时好看《三国演义》。华桂不识字，但他少时听他舅舅说过《三国演义》的，有几段记得很熟。像什么“诸葛亮三气周瑜”哪，“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”哪，“火烧赤壁”哪，华桂是一开口便滔滔不绝的。只要父亲不在柜台上，我们俩便滔滔的谈起来了：“三国时谁最会打仗？”我问。

“我以为是吕布，你呢？”他决然的说。

“我以为是赵子龙。吕布不如赵子龙，因为他终于给曹操杀却了。”

“那不能怪吕布，是貂蝉害了他！呵！貂蝉！迷人精！狐狸精！……貂蝉是狐狸精变的。”他愤然了。

“狐狸精！吕布为什么还喜欢她？哼！”

“呵，因为她是女子呵！女子是迷人的。那一对肥胖而突出的乳，像馒头般的柔软的乳呀！只要摸一摸，只要摸一摸……”华桂像疯狂一般地跳起来。

我忍不住笑了，走近他的耳边轻轻地问：“你摸过……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！……但总得摸一摸。”

华桂和我是常常这样胡扯的。但父亲甚不喜华桂，以为他太滑头了，嘱我不要和他亲近。我那时对于父亲的深奥的意见是不了解的。我相信华桂是我的最好的朋友；他老实，活泼，而且比旁的伙计不会躲懒。

古城是一小市镇，镇临小河，可以通船。河的彼岸，有几座小小的土山，虽无古木大树，但山坡秀雅，春来时节，红花青草，丛生满山，倒影入河，风景也十分清丽。河中设小渡二，用渡往来行人，埠头则以石砌成。古城妇女，常常三二五五，在那里洗濯衣服，华桂常携着店中的药材，到埠头上，临流漂洗。我课余的时节，有时也提着钓竿，随着华桂，坐在离埠头数十步的岸上钓鱼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华桂忽然认识一个洗濯衣服的妇人了。我去钓鱼，便看见华桂洗完药材，总是不肯就走，同那妇人夹七夹八的闲谈。远远望去，那妇人好像是什么人家的女仆，面圆身健，虽是毫无装饰，却也有几分可爱。

我懂得华桂的心思，只顾低头钓鱼，不忍过去催他。

但华桂后来竟愈弄愈糊涂了，有时他和那妇人竟一谈两点钟不肯走。那一天，我因为钓不着鱼，肚子里又十分饥饿，急于要回店晚餐，于是便生气了：

“华桂！你不回去，我要走了。”

“哦……”华桂很惊慌的抬起头来，望一望我，便匆匆地别了谈话的妇人，拿起药材，伴我走了。

在路上，华桂悄悄的告诉我说：“飞哥儿，你千万不要告诉掌柜的，

今天……”

“噫，”我笑了，“有味哪，谈话！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月娥，王家的女仆。哈哈，飞哥儿，她今天说起她们那里李家少女，才真美丽呢，简直同貂蝉一般的美丽。”

“那有的话，同貂蝉一般的？”

“真的，她这么说。不相信，我们可以设法去瞧瞧。”

“我不要瞧……”我有点害羞了，但心里却飘飘然起来，望着天边一抹的鲜红的灿烂的晚霞，晚霞中仿佛幻出一个美丽绝伦的少女，婷婷娜娜地望着我微笑。脸上也不自觉的发起烧来。

二

从那天起，我的怯弱的心中便起了一层意外的波澜了，无论是吃饭，睡觉，或是入学校的时候。

“我总得瞧一瞧……”

其实为什么要瞧？瞧了又有什么目的？连我自己也十分茫然。纯洁而幼稚的心已陷入恋之烦恼里了：在人生的旅路上走着的朋友，有谁不曾喝过一勺恋之苦汁呢？然而我未免喝得太早。

但我对于华桂，却不肯明白地将心事说出来。我只是对于华桂比以前更亲密了，而且当华桂下河洗药材的时候，我总是提着钓竿悄悄跟去。父亲似乎很不满意，曾骂了我两次，嘱我不要随着华桂外出。但我那时对于父亲的谴责，似乎毫不在意。仍旧是提着钓竿，课毕便悄悄出门。

我渐渐和华桂的恋人也弄熟了，她的确是一个有说有笑的好妇人。据华桂告诉我，她十六岁便嫁给一个乡人为妇，因为丈夫好赌博，把家中的田地卖尽当光了，她只得到古城来当佣妇，现在一月拿人家两元的薪水。那赌博的丈夫，还时时来缠她，一月至少要缠去几吊铜子，有时竟连两元薪水，完全缠去。

那一天，当晚霞映在对岸的山顶上的时节，我和华桂又在埠头上等着月娥了，因为华桂和月娥约定，今日来埠头的时间比较稍迟的。华桂似乎等得很着急，时常抬起头来探望，我的心中却仍旧为那没见面的少女所苦。究竟那个少女怎样美丽呢？如何告诉月娥，叫她领我们去瞧瞧？这句话又如何说得出口？我愈想愈糊涂了，但结论是这样——

“我总得瞧一瞧……”

天色渐渐昏黑了，埠头上已经没有行人。河中停泊二三小舟，远远地射出星星的灯火，正似水面的飘泊的流萤。在静穆而寂寞的时间里，华桂忽然站起来说：“来了么？”

“来了，等急了罢。”月娥从黑暗中走近前来，手中提着篮子。“等急了，飞哥儿也在这里。”

“呀，对不起，累得飞哥儿也久等。”月娥笑着拍拍我的肩。

“那有的话，横竖我晚上总是玩。”我谦恭地说。

“飞哥儿想瞧瞧赛貂蝉，哈，哈，哈！”华桂疯起来了，拉着月娥的手。

“呸！瞎说！”我急了。在华桂的背上捶了一下。

“李家的少女么？哦，真美丽！”

“你带我们瞧瞧！”华桂恳求地说。

“可惜她不容易出门，一年出门不过几次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华桂问。

“因为她的父亲不在家。她父亲到杭州做什么局长去了，在外面娶了姨太太，所以一连八年不回家。她们母女两人，苦守在家里，靠着取租，吃用也够了，但心中总不快活。”

我从无聊的幻想里产出空虚的同情了，从同情里又感着悲哀，赤子之心的悲哀。我一言不发地立在黑暗里，望着河水。

“呵，飞哥儿，怎么呆住了？傻子！没有瞧见过，知道将来是不是你

的老婆呢？倒先替人家可怜，真是不害羞！”华桂带着讥笑地说。“不许瞎说！仔细我捶你！”我又怒又羞地，禁止华桂。

月娥和华桂都大笑起来了。

“时候不早了，应该走了罢。”月娥说，于是华桂靠近她胸前去抚弄了一会。于是我们分别了月娥归来。

市镇上已经满街灯火。喧哗的声音，响彻了全镇。我缠在无聊和苦痛的幻想里。父亲适不在店中，然而我那晚也忘记了晚餐。

三

我一连几天没有跟着华桂到埠头上去，因为我怕月娥和华桂要拿我取笑。天气渐渐炎热，暑假转眼便到了，我预备毕业考试的功课，比从前倍觉忙碌。但有时读书倦了，夜阑人静。心中又忽然想起——

“我总得瞧一瞧……”

华桂有时晚上也嬉皮笑脸地到房中来，谈一会，但只要听见外面父亲的脚步的声音，便又鼠一般地逃出去了。

那一晚，我有些倦了，抛开书籍，到柜台上站了一会。华桂走近身旁，把我拉到栈房里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到手了……”

“恭喜你，几时到手的？”

“昨晚……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埠头过去的草堆里。”

“呸！狗一般的！”我笑了。

“别骂人！明天下午我领你瞧李家的少女去。”

“那里？”我羞了。

“观音寺的小路上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